

道路之歌

——写在丝绸之路万里行结束之际

高建群

但罗斯大战的幸存者,另一个陆去海还的战俘杜环的丝绸之路故事。这个故事如果不写出来,这本书就不算完整。唐朝天宝十年,唐大将高仙芝曾与黑衣大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但罗斯有过一场大战。高仙芝兵败,两万多名安西铁骑,一万被杀,一万被俘。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本人率1000多名残余,翻越葱岭,逃到疏勒(今喀什),再退到敦煌。黑衣大食是谁呢?专家考证,它就是古波斯帝国某一个时期的称谓。朝代更替,黑衣大食之前有白衣大食,之后则有绿衣大食,建都巴格达,幅员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波斯国现在已经易名,叫伊朗。伊朗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家园”。

却说这一万多名被俘的战俘中,有个叫杜环的人,他大约被押解到波斯以后,被释放,于是开始在这块地域流浪。到过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甚至抵达地中海各沿岸国家。在这些地方,杜环见到许多做小生意的中国商人。他们大约顺着丝绸之路行走,从而滞留在那里。杜环在他们中间游走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13年后,思念祖国的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登上大唐商人的大船,最后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从中国广州登岸。

杜环被认为是记载的抵达欧罗巴大陆的第一人。有他本人记载此次奇异经历的《经行记》(残本)行世。据史料记载,杜环是西安人。史书上说他是唐京兆万年县人。那时的长安城区设两个县,一是万年县,据长安城东边和北边;一是长安县,据长安城南边和西边。

我们的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的行程,从西安首发,历经整整70天的时间,穿越17

个国家、62座城市,行程2.2万公里。最后,我们的句号画在英国牛津大学校园。

我们用我们的双脚、我们的车轮向这条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古老道路致敬;向我们光荣的先祖、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致敬;向道路两旁的雄伟的风景致敬;向2100多年来道路上行走过的每一个背影致敬。包括那些披星戴月的骆驼,四蹄扬尘的马帮,也在我们的致敬之列。

我很幸运,成为这道路上的行走者之一。我毫发无损地完成了这一次大穿越。65岁在现在社会来说不算高龄,但毕竟也是老胳膊老腿了。在这70天的行程中,我几乎每天都做好了一口气上不来,从而倒在路旁的准备。我对同行者说,我倒毙在哪里,那么就就地起坟,就地起塔,将我埋在哪里。这情形就像伟大的鸠摩罗什,在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后,在敦煌的月牙泉边,他的白马因饮用了太多的泉水从而倒毙在路旁。于是人们起白马塔,修白马寺,并且开始敦煌的伟大功造。

我还用我的双脚的行走,写了一本书,一本道路之书,一本大地之书,一本关于这条道路的全景式的百科全书般的实录。这本书就是《丝绸之路千问千答》。

牛津大学铺在一片平坦的平原上,距伦敦130公里。40所二级学院,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有几个学院正在举办研究生的毕业典礼。有几个中国学生,我询问了他们一番。一个女孩是四川人,一个男孩是浙江温州人。他们的家庭都相对富裕一些。

校方介绍说,我们牛津大学是为英国培养首相的,为世界培养领袖的。我则回答说,我同时还在西安的几所大学兼职,我们的大学,学生大部分是普通人子弟,人活低了就

按低的来,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让孩子掌握一两门技能,从而不至于在以后漫长的人生过程中饿死。

《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历史研究》这两本书的作者汤因比是牛津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就死在这里。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就是在牛津大学完成的。书写成的第二年,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人类学家辞世,那一年应当是1975年吧。

牛津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桥,这座桥叫叹息桥,据说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叹息桥的复制品。望着这桥,令人想起威尼斯商人,700年前横穿丝路的马可·波罗。

叹息桥横跨大街。桥的两头分别插入两座楼房的三楼或四楼。他们把这叫“骑桥”。我们的16辆车夜晚两点半将被拖走,然后送到大西洋码头,装进集装箱,送入船舶。他们说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得几个月。

夜里,在牛津大学校园,我睡不着。我来到我的10号车跟前,向它告别。同行的梁镇云主任也睡不着,我请他为我拍下这张与10号车的合影。

而我们自己,则在第二天早晨分乘租来的两辆大巴,直奔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希思罗机场候机的时候,陕西电视台陶然主任为我拍下这次万里行的最后一张照片。

梦魔般的70天结束了。我多么疲惫呀!我多么苍老呀!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我已经三个月没有理发了。我计划回到西安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头发理一理。

道路之歌

你将用什么来证明,
你是一个走通丝绸之路全境的人。

你的背上背着一个大包袱,
这包袱里包满了形形色色的丝绸之路故事。

你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挥舞着魔杖走来,
随时将这包袱里的故事抖给世界听。
那世界还在原来的地方,
而走过这条道路的你已非你。

炽热的中亚大地呀,远离海洋的地方,
你明白了这里的文化,如此之燥热的原因,
地中海的上空,风儿在收集着乌云,
那是谁在说了,我是一个在双桅杆船上,
生活惯了的水手,只有在风景中才能获得安详。

我是迈着骑兵的罗圈腿,
一步三踟蹰,走完这漫漫长途的。
在慕士塔塔峰下我低头致敬草原,
而在塔里木盆地、费尔干纳盆地我又仰望高山。

道路两旁的青草,年年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道路两旁各种肤色的美人呀,一茬茬生长。
道路将永远地矗立在那里,
通向每一个你想抵达的地方。

而我的足迹已经不在,
它迅速被漠风舞平,
就像小学生的你写在黑板上的数学题问答,
被老师用板擦擦去了一样。

远方正远,道路正长。
上路吧,现在正是上路的季节。
死在自家炕上是可耻的,
山的那边正姹紫嫣红。



梦里水乡

苏院芳

摄



邮箱:yjlywyfk@126.com

这鲜艳的红哟

那天

嘉兴南湖的红船哟
承载着十三颗红心 点燃了
中国心 这十三颗红心啊 如
星火燎原 从此 染红了
古老而沉睡的国度

这鲜艳的红哟
漫过雪山草地
让《东方红》唱响在黄土高坡

枣园的灯火红了
青纱帐里的热血红了
西柏坡红色的声音回荡在
耳旁 这火一般的红哟
淹没了黑暗 淹没了腐朽
淹没了丑陋

这鲜艳的红哟映红了大江南北
让天安门上的红色旗帜
飘扬在红色的天空

这鲜艳的红哟
让长江红了 黄河红了
长城红了 秦岭红了
我们的脸红了 我们的足
迹红了 我们的梦红了

听 新的歌谣是红的
绽放的笑脸是红的
昂扬的脚步是红的
这鲜艳的红哟
让两弹在戈壁沙漠上空
闪耀出红色的光芒
让那明亮的卫星翱翔在
茫茫宇宙

这鲜艳的红哟
荡漾在你我的脸上
荡漾在千千万万的村落
荡漾在南海 荡漾在东海
荡漾在黄海 荡漾在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

在这红色的召唤下
流浪的孩子回来了
一个叫香港 一个叫澳门
还有一个叫台湾的正在翘首以待

看 如今在这红色的土地上
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道道彩虹(桥)飞架
一条条巨龙穿梭于
崇山峻岭 江河平原
一带一路打通欧亚非
邀世界品尝这红色的果实

嫦娥奔月 蛟龙探海
太湖之光 墨子领跑
中国天眼 北斗导航
飞机航母……
一桩桩 一件件
让这鲜艳的红哟
更加光彩夺目

这鲜艳的红哟
浸染神州
抗洪救灾 抗震救灾
抗击非典 新冠肺炎……
在无数困难面前
无不闪耀着鲜艳的红

在这鲜艳的红哟引领下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凝心聚力 风雨同舟
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创造出人间奇迹
社会主义新农村日新月异

这鲜艳的红哟
是那么热烈
那么醉人 那么让人心潮澎湃

我爱这鲜艳的红
因为我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
是那不变的中国红

绿满陕北

宇鹏

绿色,曾经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农村的人,对于陕北的黄与绿有着深切的体会。

陕北,是两种颜色的世界。黄色是过去的记忆,绿色是今天的现实。要说现在的绿,必然先要说说过去的黄。这个黄不是鹅黄嫩绿的黄,而是一漠漠黄沙、一漠漠风沙的黄;是令人窒息的黄、让人惆怅的黄。

小时候,陕北有两缺,一缺吃,二缺烧。每个村子周围的树都很少,为了烧火,山野里的那些焦蒿也被人用镰刀像剃头一样砍尽了。没办法的时候,只能将庄稼的秸秆当柴烧。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庄稼秸秆不是烧火做饭的材料,因为其没有火焰。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农村曾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干部到村上下乡,吃派饭。大晌午,干部坐在炕上等饭吃,锅怎么也烧不开,情急之下,主妇把自己的鞋扔进灶火里。这个主妇边拉风箱边流泪,最终做熟了这顿饭。她没有让干部看到自己的表情。干部吃完饭后走了,她站在窑里美美地哭了一场。

那时,陕北的生态环境极端恶劣,人们也开始植树造林。但造起的林不等长起来,就被人伐了、羊啃了。山还是那一片黄漠漠的山。偶尔有一点零星的绿色,也是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那是上山受苦的人种下的“遮阳树”。由于山高路远,受苦人中午就下不了山,而在树下歇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骑着自行车下乡。春天里,风沙大,常要顶着遮天蔽日的沙尘前行。那时的沙尘暴隔三岔五来袭,所谓:“清明雨洒地,黄风四十五。”春天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天刮黄风,这风搅得天昏地暗,陕北人把这种风叫“老黄风”。经过一场老黄风,路上行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沙尘。女人们为了美,常常用纱巾蒙住整个头和面。那时,绿色是黄土的希冀,是梦想,可望而不可即。

上世纪九十年代,陕北实行了退耕还林,那种广种薄收、流传几千年的山上农耕习俗就此结束。山地上,再也不见挥鞭吆牛耕田的情景,黄土变绿,满目青山,才是真正

的金山银山。2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同梦幻一般,一个绿满山川的新陕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村子四周乃至更远的群山,被连绵起伏的绿色所覆盖。绿得叫人心醉,绿得叫人着迷,仿佛换了人间。

绿色带给黄土高原的是生命的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陕北干旱的土地及恶劣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每到七八月份,陕北的降雨量比以前明显增加。雨润青山山更秀,陕北好似一幅江南烟雨画。许多来陕北的游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不像是陕北,这恰似江南!”他们想象中的陕北是牛在光秃秃的山上耕地,耕地或放羊的人穿着老羊皮袄,无奈地唱着信天游。而如今的陕北,真像民歌中唱的那样“与往年不一样”。如今,烧柴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林间的枯

枝也没有人去捡拾。野生动物也明显地多了起来。行走在林间小道,常常能看到野鸡、麻雀和各种叫不起名字的小鸟。水塘边,翠鸟在芦苇上落脚。麻雀、白鹭、野鸭等干脆在这过去不曾生活过的地方繁衍后代。我的一位摄影家朋友竟然在延河边拍到了鸳鸯戏水的画面。在子午岭上,华北豹种群正在扩大,它们大摇大摆地走在秦直道上。有一次竟然来到村里,惊吓了村人。

史书上载:陕北过去是“牛马街尾,群羊塞道”的地方,汉代以后,陕北这片大地成了征战的边塞要地,兵燹连天,战乱频仍,这里的土地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如今,坐看满眼绿色,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绿色聚成波涛,汹涌澎湃;千沟万壑,尽披绿装。人们再也没有了“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的惆怅。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延安